

民俗
风情

民谣、古小
曲儿及歇后
语、谜语

卢美英

著

小白菜 心里黄

河北人民出版社



卢美英，女，汉族，1955年生，河北石家庄市人，原籍河北灵寿。中共党员，劳动人事管理专业，经济师职称，业余文学爱好者。1976年9月参加工作，原在石市二轻局及河北省燕赵公司从事劳动人事管理工作。2001年从事畜牧业至今。

民俗
风情

民谣、古小
曲儿及歇后
语、谜语

卢美英

著

小白菜 心里黄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白菜心里黄 / 卢美英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202-10887-1

I. ①小… II. ①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2632号

书 名 小白菜心里黄
著 者 卢美英

责任编辑 李 耘
美术编辑 李 欣
封面设计 九易装帧
责任校对 张三铁
手绘插图 侯艾君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石家庄市雅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6.75
字 数 268 000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10887-1/I · 1118
定 价 8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43	33	23	9	1
第五回	第四回	第三回	第二回	第一回
小玛娘巧说曲儿众人夸赞 赵义轩吹糖人儿路过下同	勇桂桂斗长虫身大力不亏 贼狗宝欲行不轨色胆包天	喜得千金盼富贵取名玛玉 走亲戚看表姐一姐儿留下	珠胎暗结传喜讯全家欢喜 色迷心窍狗宝西湖生奸情	成婚九年无子嗣急煞老歪 邀狗宝喝酒受辱要娶二房



55

第六回

老狗宝谋财饕色设下毒计
李不正大意中招含冤身亡

67

第七回

还欠债度时光家道败落
老狗宝心不死调戏金阁

75

第八回

连气带恨狗宝媳妇离世
女大嫁人一姐随娘回家

83

第九回

金阁狠心教女裹脚
玛娘梅梅麦场说曲

95

第十回

俏金阁勤劳种地养家
好伯父资助玛娘上学



103

第十一回

老歪受骗魂断他乡
桂桂洒泪离别玛娘

113

第十二回

老狗宝贼心不死施兽性
小玛娘辍学伺候患病娘

129

第十三回

小西湖婆媳受惩戒惨遭毒打
玛娘说曲儿讲故事哄娘开心

141

第十四回

老狗宝施淫威霸占宅院
金阁玛娘含泪离别家园

153

第十五回

镇上抓药巧遇桂桂二哥
学唱西洋景儿玛娘尽心



169

第十六回

胡玉英夫妻说书来到下同
玛娘学说曲儿笑声满窝棚

185

第十七回

金阁去世撇下女儿死不瞑目
玛娘凄惨讨论饭义救老叫花

203

第十八回

赵爷爷离去玛娘孤苦伶仃
一姐儿帮忙马家安身做工

223

第十九回

秋花狗仗人势频频施暴
玛娘含泪做活忍气吞声

231

第二十回

玛娘唱曲儿勾起小姐情肠
馥云爹棒打鸳鸯情爱茫茫



245

第二十一回

中秋夜玛娘大显身手
对小曲秋花败下阵来

261

第二十二回

遭绑架鸽子山遇险
贵人施救喜返家园

271

第二十三回

馥云出嫁罗家张灯结彩
罗云志玛娘善心救兰兰

287

第二十四回

风高月黑鬼影初见
五女谋划捉鬼落空

297

第二十五回

赵义轩寻玛娘罗家遇阻
李玛玉施巧计二救兰兰



第二十六回

赵爷爷义助玛娘重返家园
桂桂西岭岗上坟鬼魂缠身

第二十七回

迎新年三十儿晚上欢聚一堂
庆团圆对话说曲儿你来我往

第二十八回

罗云志下同探佳女情意绵绵
李玛玉村口别少爷意动情肠

第二十九回

无良人似瘟神做下无良事
有德人行善举大义拨云天

第三十回

贼日寇悍然发动战争侵我中华
恶龙贵当汉奸伤天害理遭唾骂

373

359

349

337

315



415	412	401	387
后记	附：悼念母亲	第三十二回 罗云志被逮捕赵太爷施救 李玛玉别家乡走向新生活	第三十一回 惩汉奸龙贵尸横茅厕 斥日寇狗宝壮烈就义



第一回

成婚九年无子嗣
急煞老歪
邀狗宝喝酒受辱
要娶二房



李老歪想娶二房。老歪这念头前几年只是在脑子里闪过，今年是铁了心了，开始托人张罗说媒。他媳妇桂桂哭天喊地寻死觅活地放出话来，说老歪敢娶二房她就敢让二房变成填房。这“二房”和“填房”是有区别的，“二房”是有老婆又娶了一个；“填房”是老婆死了才又娶了一个唤做填空房哩。桂桂这是以死要挟。

说来归去娶小这种事，搁现在那可是违法的，现在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再有钱的主儿存了那歪心思，也只是偷偷摸摸的包个“二奶”，养个情人儿，还整日里提心吊胆的，可在老年间，有钱的人家慢说娶二房，就是娶个三妻四妾也是常有的事，还说是夸官显富哩。可这常有的事现在摊在老歪身上，竟成了下同村人们眼里见嘴里论的稀罕事儿。是不是老歪老了？不是。下同村的人们不论年纪大小，喊名字的时候总爱在前面加上一个“老”字，老歪年纪不大今年刚三十岁。那就是他没有钱？也不是。李老歪虽不及他兄弟在村里名号响，可也算是排得上号的土财主。

那这是为什么呢？李老歪财大不气粗，他惧内呗。老歪的老婆桂桂，论外表就一个字“大”。人长得又高又胖，个头比老歪还猛，说话时高门大嗓的。本就个子高，还总爱把发髻高高地挽到头顶上，走路从来都是挺着胸脯。俗话说：“抬头老婆低头汉”，桂桂不是善茬。桂桂娘家还开着馒头铺子，也是个好过的主儿家。最主要的是桂桂还有三个和她一样生得五大三粗的哥哥，甭说老歪

第一回

成婚九年无子嗣
急煞老歪
邀狗宝喝酒受辱
要娶二房

了，搁谁，谁也惧内。再加上桂桂脾气大，性子急，老歪平时让她三分。这桂桂厉害归厉害，可是自己不生养，总也是缺着底气，平日里对老歪也是赔着十二分的小心。日子还算是过得平平稳稳。这回为什么李老歪像是王八吃了秤砣，连老婆的死活都不顾，铁了心的要娶二房？说起来也是实在无奈。

下同村是一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村，村西有座西岭岗，村北有条流水潺潺的小溪，虽说不是什么名山俊水，倒也是个依岗傍溪恬静优美的村庄。



◎下同村是个不足百户人家恬静优美的村庄。



李姓在下同村是小户，全村也没几户，李老歪还有个兄弟叫不正儿，哥俩这小名是他爷爷起的，叫算卦的看了的，说这样的名字好养活。兄弟二人还有大号，李老歪大号李布喜，李不正儿大号李布田。他们家还是他爷爷的时候从外地迁过来的。老歪比不正儿大三岁，哥俩模样活脱脱一对双胞胎，中等个头儿，胖墩墩的圆脸盘，眉梢略微往下耷拉呈八字状，大大的一双眼睛透着精明。哥俩打娘胎里出来底板就白，又都没有干着地里活儿，在众多风吹日晒黑黢黢的庄稼汉中，就显得格外出色。

老歪和不正儿兄弟俩模样长的差不多，性格却不像一母所生，老歪打小就调皮，追狗撵鸡地不安生，从小看到老，长大了还是爱说爱笑性子活泛。不正儿性子稳当，平日里说话办事都是慢条斯理的。哥俩要是在一块堆说话，通常只能听见老大一个人说，老二在一旁笑咪咪地听，问一句慢吞吞地答一句，老歪说他兄弟是十升换不出一斗来。哥俩勤奋，再有上辈儿留下来的家底儿，日子挺好过。老歪开着个染坊，铺面在道边上，生意红火。不正儿开着个大砖窑，雇着十几口子人，砖坯子烧得透，周遭村的人们都到这里拉砖，买卖越做越大。兄弟俩在村西头西岭岗子下面，前后街住着，都是一砖到顶，一正两厢的房子，在周围低矮破旧的土坯房子衬托下更显得高大。

李老歪、李不正儿哥俩在下同村算得上是数得着的富户，可有一桩事使哥俩不顺心，人前也矮三分。原来哥俩虽说不愁吃穿，可家里人丁不旺。

老歪成亲九年，老婆桂桂也没生下一男半女。兄弟不正儿成亲也有五六年了，老婆金阁也不曾生养。两家四



第一回

成婚九年无子嗣
急煞老歪
邀狗宝喝酒受辱
要娶二房

口急得不行，私下里还商量了，哥俩儿两家不管谁家，也不论是儿是女，只要有了孩子，两家人合着养，顶两家门户。这两家该想的法子都想了，这样那样的偏方也用了不少，还见天见地给送子观音、送子娘娘的烧香磕头。可妯娌俩的肚子一点动静也没有，谁也不生养。虽说心里急，可哥俩儿谁也没张罗着娶二房。老歪不娶是怕老婆，不正儿不娶是因为老婆金阁太过漂亮了，是村里一等一的俊媳妇，不正儿那还有娶二房的心思。

李老歪下决心要娶二房，说起来还是去年腊月的事。那日老歪套着马车到镇上置办年货，晌午时正遇见当村的老狗宝和两个外村的牲口贩子在一堆儿说话哩。这老狗宝是做牲口中介的，老百姓管这叫牲口经纪。说白了就是牲口贩子。在牲口买卖市场，双方经过经纪交易，经纪先和一方谈时不说话，只把手缩到袄袖里，互相摸着对方伸出的不断变化的手指头，这就是变化的价钱，谈妥了再和另一方做袄袖里的勾当。如果是夏天就在手上搭一条汗巾，来回这么几次，买卖成功，经纪从中赢得赚头。老狗宝还不到四十岁，在下同村也算是号人物，虽说模样长得砬砬，刀削了似的瓜条子脸，稀稀疏疏的秃眉毛下面嵌着两只滴溜溜转的小眼睛，塌鼻梁上长着一颗大瘡子，说话瓮声瓮气的，可是那张嘴特别会说能把活人劝得上了吊，话说回来了，这不会说怎能做那经纪呢？他仗着自己狗掀门帘嘴上的功夫，手里又趁俩钱还喜欢沾朵花、惹把草，一见娘们挪不动脚。老狗宝和老歪一条街上东西两头住着，也算是远邻居。当下老狗宝和老歪当着外村的两个牲口贩子想显摆显摆，就指着老歪介绍说：“这可是俺村有钱的



主儿，你看人家置办的年货，谁能比？穷庄稼主子平日里车轱辘里刮油，苍蝇屁股里掏蛆，这么省，那么细挤出点儿钱来过个年，最多也就是换换饭食。人家老歪兄弟这才叫过年哩。”几句话说的老歪心里美滋滋的。趁着热乎劲儿老狗宝就撺掇老歪请客。

四个人就下了馆子，往桌前这么一坐，就属老歪穿得光鲜，棉袄外面罩着漆黑的对襟布衫，老狗宝穿着虽不及老歪，也还算干净。可那两个牲口贩子的穿着就不入眼了，油渍麻花的黑粗布棉袄，外面也不罩布衫，下身穿着肥大的免裆裤子。这初起时还都拿捏着吃喝，嘴里只捡着好听的说。

等几杯枣木杠下肚，就上头上脸起来，也不知怎么说着说着就说到了过年给孩子们压岁钱上，一听说老歪至今还没有一儿半女的，一个刚才还低头耷拉脑儿的牲口贩子，一下子抬起头，这男人们在外头都喜欢五吹六拉的挣个脸面，敢情是刚才一直憋屈着，这下子可逮着扬眉吐气的机会了就嚷嚷开了：“说了半天这位老兄不缺这儿不缺那，可缺孩子哩！俺家穷什么也没有，俺家只有孩子。”一边说着还得意地“滋溜”喝了一口酒，夸张地吧嗒着嘴唇香味。俗话说：“打人别打脸，揭人别揭短，”这一句话可戳到了老歪的痛处，当下脸上就挂不住了。

老狗宝一见想把话岔开，可还没张嘴，另一个牲口贩子更是个二百五，竟高门大嗓地喊上了：“来，来，来，老绝户头咱俩喝一个。”老歪一听，顶着个大红脸“噌”地一下站了起来指着那个二百五就喊：“从哪钻出来的野王八羔子，满嘴胡噁！”那人一听来了驴劲一下子把桌子